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
第四十三回 臨妝女胎墮輕身 鮑舅爺見聘起怒

詞曰：落日西飛速，大江東去滔滔。夜來今日又明朝，驀地青春過了。千古風流人物，一時多少英豪？龍爭虎鬥為功勞，只落得一場談笑。

閒詞休講。

且表瑞雲小姐將臨妝扶上淨桶，打開他的青絲，銜在他口內。臨妝一陣昏迷，小姐將他一把摟住。沒有一頓飯工夫，幾陣鮮紅，嬰兒已落於淨桶之中。小姐扶他上床，將棉被倚靠起來，怕的是血污奔心。取了一碗米湯。他定定心，連將淨桶糊好。

收拾已畢，不覺天色漸明。小姐開了接門下樓，前來送信。談氏夫人聽得小姐下樓，連起身，開了房門，說道：「我兒，為何起得甚早？臨妝吃下藥去，便怎麼樣了？」小姐道：「孩兒聽得臨妝喊聲不止，大概是藥性舉發；孩兒只得起來問他，已經打下來了。」談氏夫人聽得大喜，命人同上樓來。只見淨桶封得好好的，臨妝睡在床上，不住的只是哼。太太道：「你小小年紀，怎麼得了這樣古怪病？要不虧了姜先生，險些兒性命不保。如今平安無事，須要保重要緊！」連忙取燈，將他一看：臨妝臉上就像黃紙一樣，一點血色俱無。談氏夫人命人將淨桶取下樓來，吩咐埋在花園之內；隨即著人上樓服侍。小姐梳洗已畢，暗暗歡悅，平心想道：

不是醫生施妙劑，焉得冤家離眼前！

談氏夫人見小姐梳洗已畢，同他下樓見了老爺，將臨妝的事言了一遍。老〔爺〕大喜：「等得姜先生來，定要謝他！」吩咐取早膳來用。

家人才將點心擺下，門公回道：「稟老爺，姜先生到了。」談氏夫人與小姐正欲迎接，姜先生已從外面進來，即忙問道：「老太太，昨晚臨姑娘服藥，可有靈驗麼？」談氏夫人道：「多虧先生妙藥，已將鬼胎打下來了。」姜先生暗暗笑道：那裡是鬼胎？分明是個私孩子！開言說道：「等我上樓，再去復一復他的脈息如何。」談氏夫人道：「先生請用了點心，再去便了。」姜先生回道：「看了病下來再領。」同著小姐上樓，說：「恭喜姑娘，如今是大事無妨了。」臨妝道：「多謝先生！恕我不能起來，多多得罪！」姜先生道：「原衍『姜先生道』：『姑娘不要如此，自己保重！還要避避風寒，產後最是要緊的。等待將來恭喜，一起討喜酒吃如何？』言畢，同了小姐下樓。談氏夫人備了點心，在此等候。姜先生用了幾個，望著談氏夫人道：『臨姑娘的病已愈，只欠調理，藥亦不須再吃。』安老爺在旁邊道：『請問先生，可用忌嘴？』姜先生回道：『不用。一切雞鴨葷腥皆用得；但所忌的是不吃咸，避風一百天。其餘無事。』安老爺大喜，封了廿四金，用白封紅簽上寫『微敬』二字，將拜匣收起，命書童送與姜先生，道：『菲儀請先生收了。』姜先生欲待推辭，恐他不喜，只得領了，告辭而去。自然安老太太吩咐家人調治臨妝不題。

只言姜先生離了安府，隨即趕到呂相公家下。呂昆正在書房悶悶無聊，心中暗想：我與臨妝成合夫妻，不意他身懷六甲。只恐他主人安老伯知道，畢竟拷問根由。那時說將出來，不但臨妝要打死了，就是小姐瑞雲性命也是難保。正在憂慮，忽然姜先生來到書房，道：「相公為何如此愁悶？莫非想什麼心事？」呂相公道：「先生，你那裡知道！自從那日到安府出來，已與先生言明。只怕臨妝六甲成形，將來必然暴（量）露，連小姐的名身卻也不好。所以憂慮。」姜先生道：「相公只管放心。昨晚是我用藥，已打下了胎，故爾前來報信。」呂相公聽得大喜：「將來若得成就大事，自當重謝。」姜先生此來原是通個喜信與呂相公，並不曾進去見他的太太。連連上轎回去。不想耽擱了月餘，呂相公把安小姐、臨妝的事時刻放在心頭。